

五
經
小
學
述

五經小學述卷一

經疏補闕

武進莊述祖葆琛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官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官廟也

詩疏十
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

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巳訖之巳與辰巳之巳篆本同
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巳止也此也甚也訖也羊巳
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箋謂巳成官廟然後築寢室
似爲巳字假借故讀若巳午之巳非謂巳午之地也
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巳午之巳孔說迂迴
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
穆不似此正巳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支毛詩謂巳成其官廟也巳
下有地字是箋巳明言巳地按正義引箋支無地字
其反復左證以釋巳爲巳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

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云諸本于經正支尚多脫誤而况于注間有難曉解
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徃徃據疏增
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已地成其官廟于義難通固
不得以改本爲正也

澤之荏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
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
春秋疏

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御禁苑也春秋傳曰

澤之舟

大徐本作目小徐本作自皆舟字之誤

御字又作馭周禮獻人

音義云敝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敝同又音御是敝卽
敝讀御蓋古音也敝當爲敝字之譌而疏就敝釋之
誤矣音義敝音交亦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舟虞卽舟敝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
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
羣賜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

周禮
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美有非音說文云美
賦事也从美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
若非周禮借匪作美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韋

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奚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頌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頌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頌其首。周禮借頌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珏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頌其首之頌。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頌。注匪讀爲分。分頌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廬宿市在道。分頌義合。故不爲匪也。

疏十
六

按音義匪頌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

顯與注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頒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於彼但云就足司農頒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竇乃自後喻注窺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錄辭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
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齋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
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
亾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羶爲
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齋焉大國謂土地
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而規杜過非
也

春秋疏
六十

按繇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齋邊也高誘曰
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寧人 炎武

曰言其過於大國將見滅而亾崩隳久於外故曰窺

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衡流方羊文自明哲正義傳注
曲爲之說轉生擾耳鏡是假借字說文云鏡正視也
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輕赤色从赤至聲詩曰
魴魚經尾或从貞化類或从丁作疋乃本字也漢書
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爲俗
儒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
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
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
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

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稷是姜嫄之子最
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
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詩
十七
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
生也正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蓋三家之說
說文云牽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
作羔羊子也辨五月生羔也牽六月生羔也牽七月
生羔也辨羊未卒歲也是唐時說文本如此后稷蓋
七月而生故曰如牽箋云言易也非經旨下言易也
至橫逆人

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爲傳

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靈得

天獨厚其孕之月已終故曰彌厥月凡人不及月而生者多有所拆副舊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寧其禋祀故七月而生子無有拆副舊害也正義以先生爲首子及謂先生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棄之聞其泣然後取之斯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季左傳曰邑姜方震太叔哀元季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

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支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

韻同
上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緝方娠。詩及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卽下所云先生如牽是也。正義不得其解，故辭多紆迴矣。

設局鼎注：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密，釋曰：云設局鼎者，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局七，个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又曰：闔門容小，局參，个注云：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

今此脉鼎之局當用小局也云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
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壘之也

儀禮疏一

按說文鼎部𠔁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門聲周
禮廟門容大𠔁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𠔁部𠔁覆也
从一下垂也巾部幘幘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幘人大
徐皆讀莫狄反由誤以𠔁从𠔁得聲也又𠔁字下注
云𠔁今俗作幕不知幕卽幕字之譌周禮幕人字如
此蓋𠔁俗幘耳禮器犧尊疏布釋注罍或作幕音義
云幘本又作幕又作罍莫歷反此𠔁俗幘之徵古文
僭密爲𠔁亦僭羅楚辭瑤漿靈酌謂以巾覆酌罍从

𤇗 𤇗聲或作𤇗是𤇗乃一
字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
至鼎部之𤇗夕門得聲說文
門古文作回局久戶回
聲同古熒反故說文俗局爲
𤇗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
易謂之鉉禮謂之𤇗𤇗同義
不同字與𤇗爲密自別也

司燿注故書燿爲燿杜子春云
燿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燿爲
私火元謂燿讀如子若觀火
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
燿火謂熱火與

周禮疏
二十八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
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

燬云當爲烜

周禮疏
三十四

按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
行火之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燿字重文下
注云或與燿同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燿故曰掌行
火之政令然燿从火萑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
杜子春破字讀司燿之燿爲燿以致相混耳故書燿
爲燿說文燿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藝燿也
按杜垂氏掌共燿契注杜子春云燿讀爲細目燿之燿
或曰如薪燿之燿元謂士喪禮曰楚焯置子燿在龜
東楚焯卽契所用灼龜也燿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
燿燿皆從俗讀爲柴燿之燿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燿

火之義莊子燭火不息音義燭本又作燠音爵郭祖
緜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燠火謂小火也字林云
燭炬火也子召反燠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是古人
燿炬同字燠燭音破燠爲燿失之遠矣燠人所然
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燿云報其爲明之功
禮如祭爨是燿亦當爲燠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
也音義崔云薪火燭火也傳延也燭卽燠字民間相
傳之火謂之燠火至改火乃取薪火爇燠而去其故
祭燠祭始爲燠之人以明火爇燠取其絜不用相傳
燠火思燠也司烜氏之烜故書垣爲烜字假借後鄭

以燿烜聲近無以相別讀烜爲燬如司燿之燿從故書作燿則國火明火義自粲然不必破字以示異矣音義燿哉約反李又音灼烜劉音袁

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从火萑聲重支烜或从亘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燿及校韻會所引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从火萑聲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燿韻會引說文多繫傳二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萑聲四字在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傳从

火萑聲四字在舉火曰燿上餘同大徐本而烜字不
爲燿之重文坳部末注或與燿同是小徐本又以舉
火曰燿爲異說故在从火萑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
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燿以燿火釁以犧豕高誘
注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
置火於桔皋燿以照之釁以牲血涂之曰釁燿讀曰
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燿古喚反無權音史記封禪
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并絜皋矣其
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
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

解如張晏一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燿也權火狀若絜皋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燿之燿故書燿爲燿杜子春讀爲燿如燿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豕爲宗廟之牲則燿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蓋許氏本文但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與燿同至舉火曰燿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司燿之文則剽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可

凡卜以明火爇燹遂歛其燬契以授卜師遂殺之注杜子春云燬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燬讀如戈罇之罇謂以契柱燹火而吹之也契旣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曰子春云燬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焯灼龜也後鄭讀燬爲戈罇之罇者讀從曲禮云前其罇意取銳頭以灼龜也

周禮疏
二十四

按說文燬然火也从火爻聲周禮曰遂齋其燬燬火在前以焯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焯置于燹在龜東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

及執燠席者在塾西席于闕西闕外宗人告事具泄
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燠先奠龜西首燠在
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
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
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泄卜泄卜受視
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泄卜與主
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
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爲最詳曰楚焯曰燠而已故筮
人掌供燠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焯卽契所用灼龜也
杜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似契別是一物按毛詩爰

契我龜傳云契開也契不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龜
卽灼龜儀禮注云楚荆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焦炬
也所以然火者也焯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焯
華氏以華命官華以楚爲之以其物謂之華以其用
謂之焯用以契龜故其職但言供燠契而已焯或作
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鑄亦借音後鄭訓焯爲然
無取於銳也音義焯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闕反又
祖闕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焯音俊又存闕反又祖
闕反李祖館反是焯讀有與焯音同者周禮言焯儀
禮言焯說文焯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焯置于燠

下言執爇卽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爇始投卜者又
言卜人坐佗龜佗龜必揚火言爇則楚焯可知楚之
然者謂之焯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
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
虺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
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周禮疏十
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
禡鄭康成讀爲陌也大司馬有表貉注鄭鄭司農云

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肆
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古無
陌字佰卽東西爲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
佰也俗本什佰作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
之百書亦或爲禡釋曰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
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
同不釋杜讀而肆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
祝後鄭亦讀陌矣

夾兩階阼傳堂廉曰阼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阼相

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尚書疏十八

按說文阼廣臣也从臣已聲阼古文阼从尸夾兩階
阼之阼正當作阼凡階皆在堂簾之前王者內陛則
簾盡階階在簾內如人之顛故曰階阼猶言賓階面
阼階面也傳堂簾曰阼確不可易蓋亦漢時舊語也
至从尸之阼別是一字當入尸部古文尸臣字相近
今本說文誤以阼爲阼字重文亦以尚書夾兩階阼
隸古轉寫作阼不知階阼取義於阼與尸無涉也廣
雅釋室云秩阼檡砌也爾雅秩謂之闕注門限也玉
篇楚人呼門限曰檡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杏冑黃金

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干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
卸砌注引漢書作砌秩樛砌皆是門限則砌非堂簾
砌从戶从已已亦聲已止也與限从艮同張衡西京
賦金砌玉階注引廣雅砌砌也明砌用黃金塗階則
以石爲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爲階失之矣
玉篇臣部砌與之切廣直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戶部
砌牀已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砌亦作扃不以砌
爲砌重文則今本說文砌下砌古文砌从戶後人羈
入無疑

堂塗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襄城也釋曰鄭云若

今令篋祴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篋祴令篋則令之博也祴則博道者也

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祴音階類篇示部祴柯開切說文宗廟奏祴樂衣部祴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開切亦引說文宗廟奏祴樂件駭殊甚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祴字廣韻祴釋典有衣祴古得切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衣祴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祴字惟釋典有之類篇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祴祴爲一字耳令篋祴之祴卽鍾師奏祴夏之祴祴咳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

階皆非是臧當从示古哀切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
堂涂系博爲階次故曰令巽臧無取乎衣被之義也
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

周禮疏
四十二

釋文云剗乃老反本又作腦

按說文腦頭髓也从匕匕七相匕箸也𠃉象髮凶象腦
形玉篇腦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亦作腦攷工記作
剗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而不敢
易不知腦从匕从𠃉𠃉卽古文𠃉字字作𠃉是古文
腦當作𠃉故隸譌作剗或从𠃉耳𠃉旣象形則腦爲
會意許氏於腦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正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

而見

禮記疏
二十八

按鄭義以旬而見爲大夫命士子見之禮豕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爲均以前經證之知不然者夫入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見而後入食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

焉使之特餽謂已食而見徹夫婦之餘使妾餽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無明文可以類推接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冢子其名之也既曰欽有帥又曰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至於大夫

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爲僻人君謂大夫士名子
之禮冢庶無辨失其義矣旬當爲旬字之誤說文旬
目搖也从目勺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
絹切又眴徒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眴又胡涓切
眴从目从勺卽旬文不省玉篇誤以爲兩字耳盧景
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眴注眴精轉視兒亦與目搖解
同是旬誤旬眴卽旬之證也蓋旬而見申上三月而
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
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
知而名之眴亦眴字之誤

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徹
眴王肅注眴精轉也大戴

禮廬注亦云徹或爲微說苑辟微作達諷的化眼記是徹或爲微或爲達而照眼則皆酌字之誤也

言此明天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

同上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

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
桑弧蓬矢六射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
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禮大
射鄉射皆挾藥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射必張侯侯
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特以
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
鄭注孔疏本自明皙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
射義重天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
下四方四字射字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

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是射名蓋一矢爲天射一
矢爲地射其四矢爲四方射猶司儀之天揖時揖土
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徂之徂正義
曰皇氏云謂心所繫住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
故齊齊皇皇然

禮記疏
三十五

按說文云睢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睢皇皇美
也鄭以上言語之美旣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睢
睢故讀如歸徂之徂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
皇氏之說亦有所據詩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

也皇皇當作睢睢睢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

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詩正義引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睢爲往往

箋言睢睢猶

往往之義也故以皇皇爲往往然鄭以皇爲往往必言

皇當作睢是皇皇不得直詁爲往往而皇皇可假借

爲睢睢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慤兒也齊齊不必定

訓爲嚴正則睢睢亦不必定訓爲繫往自不明六書

有諧聲豈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

甫字說爲然矣

以習五戎堀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

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稟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

而頒之禮記疏
十七

按呂氏春秋作狡馬無政字注云狡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使堪乘也下七駒高鄭皆以爲趣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又校人秋臧僕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此馬政卽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也當從禮記化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義異狡與蒐按同狡爲春田名又狡擇毛物卽頒馬

亦不當在季秋也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
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旣駕
之又爲之載旌旒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旟
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
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

同上

司徒摺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

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於旒旒受車以級整設於屏
外司徒摺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

田輅七駟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

駟之官也田僕掌佐馬

周禮作車

之政令獵

周禮作獲

者揚

植於故載於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

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在整設作皆正

設誓化贊於旌同在誤高注但解載於而不言旆是

高讀成駕載於絕句旆字衍輿卽旆異文毛詩旆維

旆矣傳云旆旆所以聚衆也則旆輿皆可訓衆義實

同也當從高以輿及旆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駟咸駕

載旌者言布臧僕之政也司常旂車載旌注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

者皆非也七騶秦官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注六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二閑而七

騶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乘馬御爲贊僕或卽趣馬

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宐爲

趣馬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

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見正義亦約略

言之耳云旄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摺扑北面

誓之者言聽彌田之誓也鄭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

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

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蓋謂此爲大閱之誓

而聽誓者爲羣吏也其實不然然以此益見古人序
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
猶田又云咸駕載旌知棄田路非戎路此云旌授車
知爲鄉遂之衆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
里建旌縣鄙建旆大司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旆百
官載旌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約言之一云郊謂鄉
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旆者以其
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旆者以其屬衛王也以
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旆較旆爲正故高破旆訓

衆也又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爲獮田之誓大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灋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獮田皆云如蒐田之灋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焉非此摺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教刑乃謂誓衆以軍灋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

今月令獵爲射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飭獵作射淮南作厲服廣
飾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
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

無注

檀弓饘粥之食

無注

內則餼醢注醢粥也 或以醢爲醴注釀粥爲醴 黍

醢注醢粥 糗餌粉醢注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糝

此記似脫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糝羞豆之實醢食糝
食此醢當爲餽以稻米與狼臠膏爲餽是也 糝取牛

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

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 取稻米舉糝洩之小切狼
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前稻米則
似今膏糜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飭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鬻粥注粥糜也

鬻人羞鬻之實糗餌粉資注故書資作茨鄭司農云糗
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資謂乾餌餅之也
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
資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資之黏箸以粉之耳餌言糗
資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
餅糝食菜餼蒸元謂醢糝也內則曰取稻米云云又曰

糝云云

釋言餽餽也注麋也

齧麋也注淖麋

春秋僖二十八
季傳正義引釋

言麋皆作麋
唐石經作麋

僖二十八季傳甯子職納橐餽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

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餽麋也言其忠至所慮者

深

昭七年傳餽於是齧於是以餽余口注於是鼎中爲餽

齧餽齧餽屬言至儉

孟子飭粥之食注飭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餽鬻魚肉未藿酒漿注餽鬻未藿喪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季旱禹五季水民之無檀貢子者注檀章延反糜也

莊子讓王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 藜羹不糝呂氏春秋慎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季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比戶賜高季鳩杖粉粢是也

盧校糜作糜禮本作慳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糗鬻注土用事
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糗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糗鬻
以下三字 時則訓仲秋行糗鬻飲食 無注

方言糗餼食也陳楚之內相謂而食麥餼謂之糗楚曰
醜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謂而餐或曰餼或曰餼秦
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餼餼此秦語也注餼糜也晝飯爲
餐謁請也今關西人呼食欲飽爲餼餼 餼託庇寓餼
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曰庇或曰寓
寄食爲餼凡寄爲託寄物爲餼注傳曰餼予口於四方
是也 餼謂之餼或謂之資或謂之飭或謂之餼或謂

之餈 餅謂之餈或謂之餈餈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

御覽作糜爛

粥濯

淖同盧作濁據太平御覽改按爾雅

郭注鬻淖糜作濯是

於糜粥粥然也

寒粥未稻米投寒水中育

育然也

御覽無育育然三字上粥粥當作育育亦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并也沒麥

麩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箸之

本

上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等

本俗屬從一切經音義改

各隨形以名之也糝黏也相黏教也餌而也相黏而也

沈豫曰澹浹就形名之也養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

之也

肺臚

本俗臚盧據御覽改

臚饋也以米

御覽作全米

糝之如膏

饋也

按說文鬻與糜鬻與鬻與餽部居各別而經典皆

公字聲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

隸釋載王純碑
鬻鬻作粥糜

魏晉以後爲小學者輾轉相循或重文而析爲數字
或兩字而併爲重文歧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
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
焉

說文鬻部鬻健也从粥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

鬻作粥音之大切

雍熙本

鬻健也从粥米臣錯曰今俗

作粥古或借此爲賣鬻字闕六反

繫傳本按字書粥
或讀余六切或讀

之六切無讀闕六反者小徐說音職六反此六字誤
二徐鬻皆讀糜繫傳鹿部糜闕之反闕六當爲闕之

也齏齏也从彌毓聲余六切齏或省从米化齏雅熙本

齏齏也从彌毓聲臣錯曰糜卽齏也融六反繫傳本

按一切經音義摩登伽經齏又作彌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是唐以苒說文此注齏作糜小徐猶是舊本故云糜卽齏也蓋當時誤讀齏爲齏又以爲賣賣之賣和公已久故借糜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糜自齏齏也从彌

是人麻从米得聲之字遂緝而爲一矣

侃聲諸延切齏或从食衍聲作飭或从干聲作飭或从建聲作健雅熙本臣錯曰此今體字春秋左傳曰

體於是饗於是遮延反此饗體之誤以檀弓音義

饗也正之注齏也亦當作糜也齏雅熙本臣錯曰春秋左傳曰

以飭其口不當作此齏魂徒反此齏餽之誤

以上鬻鬻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糜爲十 雍熙本臣銛曰

糜卽粥也美皮反 此鬻糜之誤按繫傳於鬻下注云

又云糜卽粥也謂糜爲鬻是小徐但見說文舊本而糝鬻之不同字糜糜之不同聲殆未淡攷耳 糝

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籀文糝从

替作糝古文糝从參作糝 雍熙本臣銛曰孔子厄於

陳蔡藜羹不糝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饘諸延切

雍熙本臣銛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 檀弓音

繫傳同又作饘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謂之饘

諸家皆謂饘卽鬻或疑如尚書烏獸彘毛之鬻鬻部

作糜毛部又作堆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齏
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聲既各異又齏訓
健糜訓樵義亦不同且轉注爲六書之一健齏轉注
而頡注糜糜注糝不轉相注安得以健齏爲古今字
乎夫羞豆之糝醢與喪食之飭齏有吉凶之別而鄭
注禮醢醢爲齏與糝同科蓋齏醢互易承謫已久此
周謂之醢宋衛謂之飭乃齏字解當作周謂之齏宋
衛謂之齏以此糜也與齏糜也聲字相近校書者不
知糜糜之異又習見齏多作醢遂移其
解於此耳知此則齏齏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醢之異名

說文瀰部齏涼州謂齏爲齏从瀰機聲莫結切齏或

省从末作秣

雍熙本

涼州謂糜爲齏

糜亦糜字之誤

彌悅反

繫傳

本餘

同上齏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齏从瀰述聲齏

或从食束聲作餼

雍熙本

臣銜曰謂菜爲葍義同此

華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

按許訓鱈爲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惟華及蒲約

詩韓奕其葢維何維筍及蒲陳留謂健爲鱈則別國方言各自爲義而醃人疏引鄭易鼎卦注云慘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入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健餗之誤故以健爲慘類云

慘謂之餗也

酉部醕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𩚑也賈侍中說醕爲

𩚑清移爾切

雍熙本繫傳作賈侍中曰爲𩚑清

以爾反

按𩚑是醕字之誤

以上𩚑𩚑之類

說文彌部𩚑粉餅也从彌耳聲仍更切𩚑或从食耳

聲作餌

雍熙本繫傳同

臣錯按周禮羞籩之實有糗餌粉𩚑

注粉稻米餅之曰𩚑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

養臣錯以爲皆養也夫粉米蒸屑皆餌也非養也許
慎曰養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乃搗之如黏然後蒸
之不爲粉也粉養以豆爲粉以糝養上也餌則先屑
米爲粉然後澆之故許慎云粉餅也養之言滋也熙
也欲其柔釋其疑作而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

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反

食部餅麪養也从食并聲必郢切

雍熙本繫傳同

臣錯曰麥

曰餅比郢反

養稻餅也从食次聲疾資切養或从

齊作饘或从米作粢

雍熙本繫傳同

疾咨反臣錯曰或借爲

齊盛之齊也

米部糲糜和也从米覃聲讀若鄂徒感切

雍熙本

繫傳

鄂作譚特感反

又食部飴米粦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籀文飴从異

省作彛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彛牙彛也寅之切

飴飴和

餼者也从食易聲徐盈切

雍熙本
繫傳同

似傾反

餼蒸稻

糲糲也从食散聲蘇阜切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楚辭秬枝

蜜餌有糲糲也思但反

米部糲熬米麥也从米吳聲去九切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

糲乾米麥也

韻會
補

杲春糲也从白米其九切

雍熙本
本繫

傳闕

韻會引說文

作白聲即繫傳本也

黍部黏黏也从黍，口聲。戶吳切。黏或从米，作粘。雍熙本繫

以上糜餽之類

玉篇粥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

一屋鬻賣也。亦作粥。亦姓。周有鬻熊。爲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饒也。粥上同。余六切。是玉篇音糜。亦糜

字之饒之六切。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鬻同上。廣韻

誤也。饒說文鬻也。余六切。以鬻居言切。粥也。或爲饒。廣韻

見上。鬻說文音糜也。鬻居言切。粥也。或爲饒。廣韻

二元饒也。亦作粥。居言切。鬻諸延切。粥也。鬻戶

徒切。饒也。或作糊。鬻戶達。戶結。二切。涼州謂粥爲

鬻。或作餽。

廣韻十三未餽。莫莫撥切。又區結切。鬻上同。

食部餽之延切糜也糝同上

廣韻二仙養厚粥也諸延切餽上同是糝餽併

爲一字矣

餽戶吾切寄食也或化糊粘餽同上

廣韻十一糝餽

寄食又糜也使餽其口於四方是也或作餽戶異切

米部秣糜也說文作糝音同糝

糝扶牛切糝也

廣韻

糝縛謀切糝梳按說文糝健也玉篇聲雖轉胎入尤猶存古訓且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糝糝聲近而相通之一後也 糝之延切亦作餽檀同上 糝力鳩切糝梳

糝儼也

廣韻十八尤梳力求切糝梳儼也按梳說文糝省作糝又省作梳亦作糝淮南天文訓戊

子受制則行糝鬻時則訓仲秋行糝鬻既作糝當化梳是糝梳即鬻鬻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

魏晉以後又讀厚流以爲儼之異名聲字說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亾矣

黍部黏戶都切黏也

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上同黏糊並俗戶胡切

西部醅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

廣韻五支醅酒也戈支切又羊

氏切四紙醅
醅酒移爾切

右附齏齏字類異同

玉篇齏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

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齏

同上

食部餅卑井切麪資也

廣韻四十靜餅必郢切又齏索楚出食苑

餌

如至切食也餅也餅也

饘羹饘也思敢切

資疾

資切資餅也餅同上

廣韻六脂資飯餅也疾資切絡上同

饜莫波切

饜食也出異字苑

廣韻八戈饜同莫婆切

饜古刀切饜糜

韻

六豪饜古
粿切饜糜

米部糕息感切以米和羹又粒也糝古文糝籀文

廣韻

四十八感糕糝糝墨子曰孔子厄

陳蔡羹不糝也或化糝糝上同 粢在茲切稻餅

又音咨稷也 玉篇米部無糜字

廣韻五支糜靡爲切糜粥按廣韻以

糜爲常故云糜粥而說文糜糝之解遂不復見於字書矣不知常音糜武悲切在脂部靡靡爲切在支部廣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其例邪且糝爲糝類玉篇廣韻皆云糝糜則糜之爲糝體之爲糜雖無可攷由糝以推餌資之等知餽必不可併於糝至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糝部糝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爲常之重文而併之邪然玉篇重文各以編旁往往三四見獨舟糜於糝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消在好學深思者得閒以求之耳

右附糜餽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餽本又作飭之然反說文云糜

也周謂之饘朱彥請之饗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
林云淖糜也

月令糜亾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醢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

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糾反 餌音二下

同 醢讀曰饗又作飭之然反又之善反 養本又

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

三敢反下同 醢讀爲饗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饗同

曰贛本又作饗又作贛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儀禮士喪禮饗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既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亾皮反
周禮籩人餌而志反糝財貧反餅必領反

醢人糝素感反餼音速糝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季餽音胡糝也說文云寄食 糝

木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僖二十八季餽之然反糜也 糜亾波反 按此音誤也既云亾

皮反字
當作糜

昭七年餽之然反爾雅餽餽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

淖糜也 餽音胡

莊子讓王飭之然反字或作餽廣雅云糜也一云紀

言反家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 粥之六反又音育

爾雅釋言餽戶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餽之然反

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
云淖糜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並錄諸家異讀采拓勘遺其間紕
繆未遑是正故糜糜莫辨餐餐不分然由是可知許
解編以糜鄭注醅以饋餽有餅訓餐有贊音其爲功
於小學亦不淺矣

膏部膏孰也从膏久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

文章化羣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缺許鶴悖敦从此會意是

倫反

飭部飭食飭也从飭羣聲易曰飭飭殊六切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羣音純孰也从子孔取是孰也會意成育反

食部任大孰也从食壬聲如甚切古文任作任恁亦

古文任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曰論語曰失飭不食而沈反又

曰恁心所齋卑下也而沈切說文如甚切又按李舟

切韻不收此亦古文任字惟於侵韻作人心切寢韻

作人向切並注云說文下齋疑此重出

按韻會係引
說文火孰也

本任任从食壬聲引論語失任不食不言徐

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錯曰二字衍

鬲部鬲高也从鬲者聲章與切鬲或从火化煮鬲或
从水在其中化煮在熙本
繫傳同

又高部建首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朝物形孝經曰
祭則鬼高之凡高之屬皆从高許兩切又普庚切又
許庚切篆文高作亭在熙本
繫傳同臣錯曰尚書曰高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弗高高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軒庚

反

土部墀射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之允切在熙本
繫傳同臣
錯曰所謂墀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部瑒瑒市偷切熟也辜同上高
部

廣韻享說文曰孰也凡從享者今作享同十八

玉篇高虛掌切覲也當也獻也孝經曰祭則鬼高之

今作享享同上俗作烹本誤又許庚匹庚二切啍篇

文高部

廣韻亨通也或作高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十二

亨衰也俗作烹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同上高許兩

切獻也祭也臨也向也歆也書傳云奉上謂之高亨

上同亦作享三十

六養

按音獻之高許兩高飪之高音庚高通之高許庚本

屬一字篆作啍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

享利貞化享劉熊禪子孫亨之化亨竝見洪氏隸釋
非若今字亨必讀許庚享必讀許兩也至从享之字
亦化享而享不復見經傳矣唯鄭氏周禮可裘注有
享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享字之假借也內
則有淳熬淳母鄭訓淳爲沃以下煎醢爲熬沃之以
膏爲淳義元可通竊意淳熬淳母亦糝醢之類淳爲
享字之借母爲糜聲之論則此齧當化糜非齧齧之
齧識以俟攷

五經小學述卷二

武進莊述祖葆蓀

肝膏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膏濡炙之舉焦其膏不蓼取
稻米舉糲麥之小切狼膈膏以與稻米爲醢注膏腸閒
脂舉或爲巨狼膈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臈
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飭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膏
皆焦也則似今膏臈矣者似漢時膏臈以膏煎稻米鄭
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醢當從衮者此內則及周禮醢之
字當從飭字以醢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醢從飭也

禮記疏

二十八

釋文肝音遠徐音勞蒙之音蒙舉焦字又作焦子
消反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濛所九反狼觸
昌錄反徐又音燭爲醢讀爲養之然反又之善反注
養同臆音憶履矣本又作養又作履並同之然反又
音贊

按鄭注以肝膾爲八珍之一醢與糝爲周禮之醢食
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養糝二者皆有肉上糝餌無
肉則入遺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卽入豆是糝有
肉醢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醢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糝
餌粉養故內則與八珍並記之然醢讀之然反當從

蝮糜之蝮不當從蝮。蝮之蝮則蝮蝮不辨其來久矣。又謂狼膈膏爲膈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唯見於此。糜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羞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膏曰牛膏薊犬膏臊雜膏腥羊膏膾不言糜膏。狼膏且糜卽有腥。狼宜用脯。易言雉膏亦斟雉以膏非謂雉之膏則狼臆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云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則膏無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膈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禮

籍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獨鼈於江國語籍魚鼈朱
庫補音籍或作獨又作籍說文籍刺也从手籍省聲
無獨字廣韻籍獨同在覺韻籍取魚籍也土角切獨
引莊子則角切又音踔籍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
裁切又見昔韻打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獨爲
籍覺韻有獨無籍集韻又以籍爲獨此从蜀从昔聲
字輾轉
之譌也
往往通借蓋狼觸卽狼籍也注又言似今膏

屨說文無屨字玉篇云饋子且切以羹澆飯也屨古

文是屨爲說文饋重文今本脫耳屨从食屨省聲字

亦作屨俗譌作屨讀之然反又音贊與餐音同字異

也漢時膏屨之法劉熙釋名云肺臍今本化臍太臍

饋也全米糝之如膏饋也說文云臍切孰肉內於血

中和也讀若遠肺臍一名臍饋馬融周易注有骨謂

之肺廣雅云肺肺也孰肺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肺膜
和以稻米謂之脂饋以肝骨爲醢亦若此矣則未知
其爲肝與未知其爲肺與然旣言醢必有肉肝與骨
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骨蓋本之鄭
注耳說文云臠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臠或化骨旣
言狗肝則其骨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
牲祭義證之骨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
術肝炙法云以羊絡肚臠元注素干反廣韻
臠脂肪蘇干反脂裹橫
穿炙之不言骨也則記言其骨狗肝當爲胸肺字之
誤謂牛肺也說文云胸肺挺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

曰胸伸曰脰

昭二十
五季

取胸肺者便懔之以骨濡炙之

者濡血炙之言骨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麥注云凡
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麥則不矣以米和羹謂
之糝糝則不麥肺管言不麥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爲
稻粉糝浚之以爲醢以付豚疏謂醢爲粥說文云賈
侍中以醢爲醬清稻粉不得有醬清而醬清又不可
付豚是醢亦當爲饅糜之饅矣肺管言取稻米舉糝
浚之小切狼胸膏以與稻米爲醢法與炮同唯稻粉
稻米異耳蓋豚全用粉脯折用米狼籍盛也小切牛
脯盛置其膏中所謂藪脯是也是炮與肺管皆可以

爲醜食矣糜之類有糝有饘享熬卽今饘也

玉篇煇
韻皆云

饘糜糜讀莫波
反字苑別作糜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
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彭

楚辭
天問

按王逸注引邳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
楚賢人皆甚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
亦與吳光無涉洪興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閭穿社
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
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爲傳寫之失也左傳吳人
郢以珽處官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故

曰環間穿社以及邱陵陵與勝均蓋以吳喻秦也是
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
名彌彰蕩與長彰均堵敖楚文王子熊羆也左傳莊
十四季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
世家楚文王熊贗立十三季卒子熊羆立是爲杜敖
杜敖五季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
立是爲成王四十六季爲太子商臣所弑十二諸侯
季表魯莊公十八季楚堵敖釁元季魯莊公二十三
季楚成王惲元季魯文公二季楚穆王商臣元季以
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季爲合則以楚世子商

臣弑其君顯見於文元季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弑立無季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季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季荆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肯左傳莊十九季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爲堵敖元季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羈紲之季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季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季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蓋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

从而子文爲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爲
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己其閒三仕三已雖不盡可攷
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
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爲令尹子文早有尊主庇民之
望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弑堵
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
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
吾當爲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
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
奔隨自隨襲弑堵敖必子元教之彼將還玩一君於

服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外而試上自予之臯狀
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蓋悼堵
敖之被劫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
哀比以致懷王嘗外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
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雖言而計沮
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予故援
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
環閭穿社以及邱陵蓋豫見拔郢郢燒夷陵之禍矣
其如頃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
魂哀郢悲其志知招魂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

一本以下有楚字試作誠蓋皆傳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

禮記

疏二
十八

按傅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娶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娶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

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
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兼
傅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
二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
爲貳按列女傳衛宗二順有衛夫人及其傅妾傅妾
卽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蓋謂諸母是
父之衆妾其近者則衆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薑氏
之造是也然父之衆妾旣謂之諸母則可者必非衆
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次言
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並也蓋諸母

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既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會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庶舉子師慈母保母并食母云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已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衆妾之貳也彼衆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賤者則

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
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無疑已女師謂之娒
又謂之媼說文云媼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經典
佻媼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季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
乳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
非謂媼爲乳母也女師之爲二母者與外傳同無服
非庶母慈已者比也凡乳母庶母慈已者之服皆父
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無服
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國君之子無服則禮

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外則喪之三季如母貴父之命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季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與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季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己者之服

以慈己加又與士爲庶母總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
長子與女君同二季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
加於士爲庶母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二母之名
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
是傅姆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
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正義曰獲之爲勉相傳
訓也鄭王皆以爲勉

尚書疏
十七

釋文獲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獲

玉篇首部夔武郎切周書云汝乃是弗夔夔勉也

廣韻

十唐

夔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

鳴盛

云夔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芑當从菅

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
幽通賦孟晉迫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芑卯索
隱引譙周二云卽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
偽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芑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
作夔以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
讀必形聲相近之字而孟與夔非形亦非聲也何以

知其譌轉之由寢既讀艾菅亦非聲古音艾菅本不
同部且菅卽是聲侵从何部玉篇从苜尤謬於六書
之義概無取焉說文寢病臥也从寢省寢邊籀
文寢省寢臥也从宀曼聲寢从皆部首也卽偏玉篇
寢且審切臥也或作寢寢籀文部又寢且荏切寢臥
也論語曰寢不言寢寢竝同上寢是寢爲寢室之寢
籀省作寢寢爲寢臥之寢隸省作寢雖古今字通借
相攬而部分猶自秩然廣韻四十寢室也臥也七稔
切寢上同見說文寢上同見經典寢說文曰病臥也
是寢旣訓臥又通作寢故別寢部之寢爲病臥不知

凡从宀者如寤寐之等皆寤省也唯寤从寤丙聲訓
臥驚病也丙卽病字之省則寤於病無施明矣釋名
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又釋姿容云寢權假臥
之名也寢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寢亂寢之證
然寢室與牀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寢聲从侵本隸
會意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婦之進也會意小徐本
又手也雍熙本是寢取埽室布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
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牀聲从寢籀文寢當
從玉篇云寢臥也从寢省寢省聲不知何時刪寢解
之寢字爲臥也改寢解之寢字爲病臥也而雨字之

椀爲一自說文始矣漢隸籀借夢故寤化寢

見張表碑

又

隸升作日與人相近是寢卽寤之隸省益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所見古文或別作寢而聲轉讀孟

同母字也

訓勉至東晉古文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

文也然不寢見周書度邑周公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爲仍言成王聽度邑之訓而能卽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寢乃時思不長久哉不寢之義較不孟爲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伏生所授不勘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

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各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

信方四寸邪刻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鎮圭只有二寸

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

子之所守故奉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又

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本衍大保必其奠於位六字

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

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據此可證以介禮圭爲守圭之誤

於尊本誤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醑皆用同奉酒知同

是酒爵之名也據此可見同爲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瑁


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

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尚書疏
十八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時有疑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載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又云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

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虞亦未爲得也攷之古文周卣


卣字作

載西清古鑑 欽定

寅簋卣字作

載宋薛尚功 鍾鼎彝器款

識

與卣字形相近吳盤加作與同字形相近

其器在揚

州洪氏

古加舉通卣以奉鬯罍以奠之白虎通義爵篇

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銅無瑁字

元大德本如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

瑁也

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季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

者也天子爲天地主諸侯爲社稷主主其祭也雖三

季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

命也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季卽

位與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土禮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季卽位知天子亦踰季卽位推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知諸侯亦既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季喪畢衣土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季卽位踰季可以卽位則既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季

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禮子受之於父卽臣受之於君卽天子受之於天其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唯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成王崩而言蓋受顧命諸臣旣受命則集於庭不敢邊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

嗣王受顧命於路復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伯長也僕人師也射人師亦在焉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也路復殯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所以正先君之終卽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黼依綴衣黼間南鄉此新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未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

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爲重故執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冊書也受命必裸大保承介圭上宗奉鬯卣皆所以行裸禮者也鬯殷黻也卣鬱鬯尊也介圭裸圭也不言瓊何以知非鎮圭大保秉璋以配瓊瓊也言璋不言瓊知圭瓊亦不必言瓊也王受卣不言受瓊受卣則受瓊從可知三宿宿摛也摛引也挹卣以實瓊也三祭裸也三託奠鬯也大保受鬯降然後取異鬯及瓊瓊以醑不言升者亦從可知授宗人鬯然後拜受鬯然後祭鬯不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躋大保躋而不啐禮有降

殺也大保不言徇略也宅亦託也奠舉也不言上宗奉舉自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曷爲於廟門俟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侯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共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在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爲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宁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誠於

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終之以
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季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
宰三季孟子曰三季之喪齊疏之服飭幣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土禮
者也故經者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
法也書之教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土禮者
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土禮者然後一簡一冊無
不可爲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卽同
瑁之異文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愔傳愔養也箋云愔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
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愔養孫毓引傳云
愔與非也爾雅不訓愔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
爲驕詩疏二
之二

釋文能愔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
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愔起也引詩能不我

愔麥義拊我畜我
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

箋爲驕其義互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
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興爲養正義反斥愔興爲非

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學者可知擇所從矣
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惱起之訓未必卽合傳義
且蓼莪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惱爲養皆惱畜之借亦
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旣棄之後言
釋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
昔育恐育鞠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旣詒我
肄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借說文女部
媼媼也媼說也又媼說也詩借惱爲媼傳借興爲媼
言不能我說反以爲讎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旣
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

足又可爲臧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祖矣傳石山戴
土曰祖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
上有上者又云土戴石爲祖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
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祖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
詩疏一
之二

釋文崔祖回反嵬五回反毛公

云字
之誤

崔嵬土山之戴

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磴本亦作祖同七餘
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臧用中

庸

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

也本是土山石載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目上石也
且薦也祖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祖祖目下
石也說文山部祖石載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岵
矣釋名石載土曰岵岵臚然也土載石曰崔魏因形
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爲孫叔然
誤本無疑郭夔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岵兮傳山有草木曰
岵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與爾雅正反

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

詩疏五
之三

釋文帖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帖此傳及解岷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岷音起

爾雅多草木帖無草木岷注皆見詩釋文岷二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岷字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帖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帖兮岷山無草木也从山已聲詩曰陟彼岷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帖帖帖也人所帖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岷岷岷也無所生出也

段氏 玉裁 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帖

之言瓠落也岷之言蓼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

引之

曰崔嵬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

之訛岨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訛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

諸本皆脫補鏗校增

然而

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

故知抑爲美色額貴闕故言揚廣揚

詩疏五之二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

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

抑本訓密而毛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公必有所受

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眉上詁訓最古東漢以下章

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毛詩揚且之哲也傳

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清揚
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見而
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詁已多不傳者矣何以
明之禮玉藻記盛氣顛實揚休鄭氏注云顛讀爲闕
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闕滿其息若
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顛頂也鄭
必破字爲闕知注禮在箋詩前以揚與顛不類也今
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爲煦攷工記夫角之本
蹇於剗而休於氣
注煦烝也說言氣之盛上滿顛頂烝於眉宇之間也
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化陽喜大戴記同陽揚同卽睂字之間五氣必見於睂字故有陽喜有陽怒而皆謂之陽氣氣之見於睂字者也盛氣顛實所謂幾滿大宅也實滿也

毛詩有實其猗傳

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卽以爲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目眇洋音義司馬崔云眇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佯佯陽也言陽氣

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眇如望羊本皆誤也化眼說文眇望遠合也家語化曠王肅注望羊遠視也陽氣卽盛氣之蒸於睂字之間者

也揚陽羊佯洋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如惓之字說文作𤑔訓爲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灼爛之矣

詩疏十一之二

釋文如惓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𤑔字才廉反小熟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𤑔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

何人始作如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毛詩之真沒矣此傳

曰天燔也瓠葉傳曰如火曰燔說文燔蒸也天小熟也熟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悞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悞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天直廉切繫傳朱翺音長廉

反廣韻

二十四

天字林云小熱也直廉切玉篇天徒甘

切燎也小熟也又悞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說文合讀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蓋毛詩以悞天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益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

及者今曾無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

使天雨

詩疏十
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爲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支在羣公先正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笺箋本注在經胡寅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爲民父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行本割截經傳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

辟卿士雩祀所及卽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
異同又傳文武爲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
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
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言先祖後言文武明以先
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傳先祖文武句爲
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爲一知其難通又言於民
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后
稷不克箋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
旣以后稷爲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爲先祖明矣先
祖于推箋不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

已見前經故傳止言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
崩去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二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
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既別行應增入
羣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興舊者欲化率慶士注化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
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
曰興舊者欲者言父罔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化
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孔性能起發依循善事

禮記疏
四十九

釋文者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耆欲至謂能興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
善事是二句爲羨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佗率慶
事以下皆指孔悝顯違注義又讀耆爲市志反以爲
耆欲所爲則鄭所闕疑而必強爲之說者也釋文亦

同蓋耆欲皆假借字耆爲櫛省釋言曰櫛拄也

說文無拄

字應借木旁櫛讀如支字亦佗支國語天之所支韋昭注

亦云支拄也易振恆說文佗櫛恆以同聲轉借

移反

振章可反鍾鼎古文以耆爲振亦假借也欲當爲俗字之

誤荀子由俗謂之道盡賺矣楊倞注俗當爲欲劉熙
釋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

與舊典以振未俗也次句當從鄭讀

明文瀨謹校